


荣获意大利蒙陀罗文学奖

译印三十七国文字 在法国销售量逾七十万册

生活在他方

米兰·昆德拉◎著
MILAN KUNDERA
吴美真◎译



在这部最初曾被题名为《激情时代》的书中，作者所要表现和探索的是，人的心灵所具有的激情，它的产生和它的结果。藉由一位年轻人充满激情而又短暂的一生，我们窥见了青春爱情和人性的本质。在富于激情的梦幻想像中，周围的生活是多么平庸而死寂。真正的生活总是在他方……

北方文艺出版社

生活在他方

米兰·昆德拉 / 著

吴美真 /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活在他方 / 米兰·昆德拉著.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2.5

ISBN 7-5317-5913-7

I. 生… II. 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68654 号

生活在他方

作 者: 米兰·昆德拉 吴美真 译
责任编辑: 刘红
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86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定 价: 17.80 元
书 号: ISBN 7-5317-5913-7/I·1672

目 录

序 言	米兰·昆德拉	1
第一章	诗人的诞生	5
第二章	泽维尔	67
第三章	诗人自渎	96
第四章	诗人在逃跑	170
第五章	诗人是忌妒的	195
第六章	中年男人	278
第七章	诗人死了	298

序 言

“生活在他方”是韩波^①的一句名言。安德列·布勒东^②在他的《超现实主义宣言》的结论中引用了这句话。一九六八年五月，巴黎学生曾把这句话作为他们的口号刷写在巴黎大学的墙上。但是我这本小说最初的名字却是《抒情时代》。我在最后一刻改换了书名，因为我看见出版商们的脸上流露出不安的神情，他们怀疑是否有人愿买一本题目如此深奥难懂的书。

抒情时代就是青春。我的小说是一部青春的叙事诗，也是对我所称之为“抒情态度”的一个分析。抒情态度是每一个人潜在的态势；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范畴之一。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抒情诗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因为千百年来人类就具有抒情态度的能力。诗人就是它的化身。

从但丁开始，诗人也是跨越欧洲历史的伟大人物。他是民族特性的象征（卡蒙斯^③、歌德、密茨凯维奇、普希金），他是革命的代言人（贝朗瑞^④、裴多菲、马雅可夫斯基、罗卡^⑤），

①阿瑟·韩波（一八五四~一八九一），旧译“蓝波”，法国象征主义诗人。

②安德列·布勒东（一八九六~一九六六），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

③卡蒙斯（一五二四~一五八零），葡萄牙诗人，作家。

④贝朗瑞（一七八零~一八五七），法国诗人。

⑤罗卡（一八九九~一九三六），西班牙诗人。

他是历史的喉舌（雨果、布勒东），他是神话中的人物和实际宗教崇拜的对象（彼特拉克、拜伦、韩波、里尔克），但他首先是一个神圣价值的代表，这个神圣价值我们愿意用大写字写出来：诗。

然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欧洲的诗人发生了什么？今天已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我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诗人就已从这个盛大喧嚣的国际舞台上消失了（他的消失显然是这个危险的过渡时代的征兆之一，在这个过渡时代中，欧洲发现了自己，而我们还没有学会给这个时代命名）。由于一种历史的邪恶嘲讽，欧洲的诗人仍然扮演着大众角色的最近一个短暂时期，是一九五四年以后中欧的共产主义革命时期。

值得强调的是，这一特定时代充满了真正的革命心理，它们的信徒怀着巨大的同情以及对一个崭新世界的末世学信仰^⑥体验了它们。诗人们觉得他们是最后一次站在舞台前部。他们认为自己正在欧洲的

辉煌戏剧中扮演他们惯常的角色，却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剧院经理已在最后的一刻改换了节目单，而代之以一出通俗的滑稽剧。

我亲眼目睹了“由刽子手和诗人联合统治”的这个时代。我听到我所崇敬的法国诗人保尔·艾吕雅^⑦公开正式地与他的布拉格朋友脱离关系，因为这位朋友即将被斯大林的最高法

⑥末世学：宗教名词，是研究末日审判、天堂、地狱等的一门宗教学。

⑦保尔·艾吕雅（一九一五—一九五二），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

院法官送上绞刑架。这个事件（我把它写进了《笑忘书》）使我受到创伤：一个刽子手杀人，这毕竟是正常的；而一个诗人（并且是一个大诗人）用诗歌来伴唱时，我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整个价值体系就突然崩溃了。再没有什么是可以靠的了。一切都变得成问题、可疑，成为分析和怀疑的对象；进步和革命。青春。母亲。甚至人类。还有诗歌。一个价值崩溃的世界呈现在我眼前，渐渐地，经过许多年，雅罗米尔的形象，他的母亲和他的情人在我的头脑里成形了。

请别认为雅罗米尔是一个低劣的诗人！这是对他的一生廉价的解释！雅罗米尔是一个有天赋的诗人，富有想像力和激情。他是一个敏感的年轻人。当然，他也是一个邪恶的人。但他的邪恶同样潜在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在我的身上。在你的身上。在韩波身上。在雪莱身上。在雨果身上。在所有时代所有制度下的每个年轻人身上。雅罗米尔不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特定时代只是照亮了隐藏着的另一面，使不同环境下只会处于潜伏状态的某种东西释放出来。

尽管雅罗米尔和他母亲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它的描写是真实的（没有一点讽刺的意图），但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描写一个时代。“我们选择那个时代并不是因为它对它本身感兴趣，而是因为它似乎提供了一个捕捉韩波和莱蒙托夫、抒情和青春的绝妙的圈套。”换言之：对小说家来说，一个特定的历史状况是一个人类学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他探索他的基本问题：人类的生存是什么？就这本小说而言，同时还提出了几个相关的问题：抒情态度是什么？青春是什么？一个母亲在形成一个年轻男人的抒情世界中扮演的是什么样的神秘角色？如果青春是缺乏经验的时期，那

么在缺乏经验和渴望绝对之间有什么联系？或者在渴望绝对和革命热情之间有什么联系？以及抒情态度怎样表现在爱情中？有爱情的“抒情形式”吗？等等，等等。

当然，这部小说丝毫没有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回答，正如海德格^⑧所说：人的存在具有一种问题的形式。

最初想写这部小说的念头产生于很久以前，在五十年代中期。当时我想解决一个美学问题：怎样写

一部属于“诗歌批评”的小说，同时它自身又是诗歌（传达诗歌的激情和想像）。我于一九六九年完成了这部小说。它从来没有在波希米亚^⑨出版过。一九七三年它首次在法国刊行，一年后彼得·库西出色的译本在美国出版，他因此而获得了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库西是美国最优秀的捷克语翻译家。为了修订这部小说，使它更忠实于原着，几年后他又重新修改了一遍，这一事实表明他一心追求完善：换句话说，他是翻译家中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我衷心感谢他这部杰出的译作，以一个朋友的身分紧紧握他的手。

米兰·昆德拉

⑧海德格（一八八九—一九七六），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

⑨波希米亚：捷克旧称。

第一章 诗人诞生

1

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怀上诗人的？

当他的母亲思考着这一问题时，似乎只有三种可能性值得认真考虑：不是某个晚上在公园的长凳上，就是某个下午在诗人父亲一个同事的房间里，或是某个清晨在布拉格附近一个充满浪漫情调的乡间。

诗人的父亲对自己提出同样的问题时，他得出结论，怀上诗人是在他朋友的房间里，那一天特别倒霉。诗人的母亲不愿意去那里，为此他们吵了两架，后来又重归于好，当他们终于开始作爱时，隔壁房间有人大声地开门，诗人的母亲受了惊，他们停止了拥抱，慌忙仓卒地结束了性交。他把怀上诗人归罪于这一瞬间的慌乱失措。

但是诗人的母亲却否认受孕可能是在借来的房间里（那是一个典型的单身汉的邋遢地方，她厌恶那张乱糟糟的床和绉巴巴的睡衣裤），玛曼也否决了第二种选择：受孕发生在公园的长凳上，她当时很不情愿在那里作爱，一想到这样的长凳是妓女和行人常去的地方，她就感到恶心。因此她肯定怀孕只能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早晨，在绿色溪谷的背景上生动地衬出轮廓的一块巨石后面，布拉格的市民星期日常喜欢到这儿的溪谷郊游。从多种理由看，这样的环境最适宜怀上诗人：在正午阳光的普照下，这儿是光明的白昼，而不是漆黑的夜晚；周围是广阔的自然，使人联想到翅膀和自由的飞翔；尽管离城郊的住宅不远，这儿的景致却有着浪漫的情

调，到处都是裂罅、岩石和起伏不平的地面。当时这地点似乎生动地象征着她的经历。说到底，她对诗人父亲强烈的爱不正是对父母那种平淡无奇、按部就班的生活的浪漫反抗吗？这块远离尘嚣、自由自在的风景区与她——一个富商的女儿——选择了身无分文的年轻工程师的巨大勇气之间，难道没有一种内在的相似之处吗？

诗人的母亲一直陶醉在强烈的爱中，没有什么能改变这点，即使在那个美妙的下午，在那些圆石间的事仅仅几周后产生的失望也没有改变这点。她告诉情人每月烦恼她生活的那种不适没有按期出现。她兴奋万分地把这一消息透露给他，可是遇到的只是令人气愤的冷淡（现在我们回想起来，这种冷淡大半是表面上装出来的）。他把这件事当作是一个不重要的、纯粹暂时的和无关紧要的周期性生理失调而不予考虑。玛曼觉察到情人不愿分享她的欢乐后非常生气，直到医生正式宣布她已经怀孕了才跟他说话。当诗人父亲说他的一个好友是妇科医生，可以万无一失地消除她的烦恼时，玛曼的跟泪夺眶面出。

这就是反抗的可悲结局！最初为了年轻的工程师而同父母对抗，后来又求助于父母来反对他。她的父母成功了：他们与工程师进行了一次坦率的谈话，他意识到别无出路，同意举行一次体面的婚礼。他欣然接受了一大笔嫁妆，这使他以后能建立起自己的建筑公司。他把他的全部财产塞进两只手提箱里，搬进他的新婚妻子在那里出生和长大的别墅。

尽管工程师迅速地妥协了，但诗人母亲仍然伤心地意识到她如此冲动地投进的这场冒险——它曾经像是美好得令人心醉——并没有变成她坚信有权期待的那种伟大的、彼此满

意的爱情。她的父亲是布拉格两个生意兴隆的药房的老板，因此她的道德观是建立在严格的平等交换的原则上。在这方面，她把一切都投资到爱情中（她甚至愿意牺牲她的双亲以及他们那平静的生活）；反过来，她也希望对方在共同的帐户中投资等量的感情。为了恢复平衡，她逐渐取回感情的储蓄，在婚礼后对丈夫摆出一副高傲严峻的面孔。

诗人母亲的姊姊不久前搬出了住宅（她结了婚，搬到了市中心的一个公寓），于是老两口继续住在楼下，他们的女儿和工程师则住在顶楼。楼上有三间屋子，其中两间很大，布置得完全和二十年前老药剂师修建别墅时一样。工程师就这样继承了一套家具齐全的房间。总之，对他来说这是令人满意的安排，因为除了刚才提到的那两只拼凑的手提箱，他完全没有任何财产。不过，他还是极力主张把这套房间作点小小的变动，但他的妻子根本不打算让他——这个乐意把她献到堕胎术者刀下的男人——粗暴地对待这个代表她父母精神、也代表二十年的良好习惯和安宁的世界。

在这种场合下，年轻的工程师也毫无反抗地妥协了，只是对一件事提出了小小的抗议：卧房里有一张小桌，桌上盖着一个沉重的灰色大理石圆盘，上面立着一个裸体男人的小雕像；雕像左手搬着一把七弦琴，支在臀部上。右臂以一种动人的姿势挥出去，就像手指刚触拨了琴弦。右腿伸直，头部微微后倾，目光向着上方。这张脸非常美丽，头发鬈曲如波，白色雪花石膏赋予他一种温柔的、女气的、也可以说是处女般的非凡神态：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滥用“非凡”这个词：根据刻在底座的铭文，这个手搬七弦琴的雕像即是古希腊神阿波罗。

一看见这个雕像，诗人的母亲就不由得来气。这个神像经常被扭转过去，背部冲着房间，要不就或了工程师的帽架，要不那沉思的头就成了工程师搁鞋的地方。偶尔还有一只臭袜子套在小雕像上——这是对缪斯和她们的首领不可饶恕的亵渎。

诗人母亲异常愤怒地作出反应。这并不是仅仅由于缺乏幽默感，而是由于她相当准确地察觉到，丈夫把阿波罗套在袜子里是为了发出一个他出于礼貌不能直接表达的信息：以这种玩笑的方式，他要让她知道，他拒绝她的世界，他的屈服只是暂时的。

这具雪花石膏的雕像于是成了一个真正的古代神祇：一个不时介入人类事务，使人的一生困惑，设下阴谋，显示神迹的冥冥之神。年轻的女主人公把他视为同盟，她那充满渴望的女性想像力把他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瞳孔仿佛闪烁着生气，嘴唇颤动着声息。她爱上了这个为她而横遭凌辱的裸体青年。当她凝视着那张俊秀的脸时，她产生了一个愿望，希望腹部里正在生长的孩子与丈夫这个风度翩翩的情敌相像。这个愿望如此强烈，以致她一面瞧着自己的腹部，一面想像着这个希腊青年才是孩子真正的父亲。她祈求神运用他的力量改变过去，改变她怀上儿子的经历，就像伟大的提香^①曾经在一个拙劣画家毁坏的画布上画出了杰作一样。

在圣母玛丽亚身上，她无意中发现了不需要生殖器而当母亲的典范，于是她向往着一种没有父亲参与的母爱。她如痴如醉地渴望孩子叫阿波罗，在她看来这名字就如同意味着

^①提香（一四七七—一五七六），意大利画家。

“他没有父”。当然，她知道儿子会因取了这样一个高贵的名字而遇上麻烦，人们会嘲笑她和儿子。因此她寻找一个能配得上年轻的奥林匹斯神的捷克名字，最后她选定为雅罗米尔，意思是“他爱春天”和“他被春天所爱”。这个选择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当他们驱车把她送到医院时，事实上春意正浓，盛开着紫丁香；几个小时的阵痛后，幼小的诗人滑落到这世界的肮脏被单上。

2

他们把诗人放在母亲床边的一个有围栏的小床上，她听着那悦耳的号哭声，疼痛的身躯充满了自豪。

我们不要妒忌玛曼身子的满足，迄今为止，它还没有体味到多少欢乐，尽管它还算迷人：不错，背部没有轮廓，腿有点短，但是胸脯却非常丰满，在一头梳理得十分漂亮的头发（漂亮得难以相称）下有一张并不炫目但却动人的脸。

玛曼一直觉得自己相貌平平，没有魅力。这大半是因为同她一起长大的姊姊是一个舞会上的皇后，在布拉格第一流的女装店工作，她活泼美丽，喜欢打网球，轻易地就进入了高雅男人的世界。姊姊在社交活动中的成功助长了玛曼带有挑战性的庄重；完全出于反抗，她开始喜欢感伤严肃的音乐和书籍。

其实在认识工程师之前，她就经常同一个年轻的医科生约会，他是她父母朋友的儿子，但这种关系并没能唤起她在身体上的自信。一个晚上，在一个夏日别墅里，她同他在一起第一次体验了性爱。第二天早晨她就同他绝交了，因为她悲哀地确信无论她的感情还是感官都注定不能分享伟大的爱情。当时她正准备完成毕业考试，这次经历使她能及时宣布，她已在脑力劳动中看到了生活的目的，她决定报考哲学系（尽管她有一个讲究实际的父亲）。

在大学课堂的硬板凳上坐了五个月后，她那失望的身躯一天在街上与一位刚毕业的年轻工程师相遇，他粗野地向它献殷勤，几次约会后就占有了它。由于当时肉体得到了意想

不到的满足，心灵很快就忘掉了学者生涯的抱负，与肉体息息相通了（一颗真实的心灵总是这样）。它欣然同意工程师的观点，赞扬他的快乐无忧，钦佩他那迷人的不负责任。玛曼虽然意识到这些特点与她长大的环境格格不入，但她却打算与工程师的特性认同，在这些特性面前，她那忧郁、纯洁的身躯获得了自信，对自己开始惊讶莫名的欣赏起来。

那么玛曼到底幸福不幸福？不完全幸福：她在信心和怀疑之间徘徊。当她在镜子前脱下衣服时，她试图通过丈夫的眼光来审视自己：有时她好像很有魅力，有时又似乎索然无味。把自己的身子交给他人的眼光去评判，这正是产生不安和怀疑的根源。

然而不管她怎样在希望和怀疑之间徘徊，她还是完全消除了妄自菲薄。她不再为姊姊的网球拍而沮丧，她的躯体终于变得活跃了，玛曼学会了享受肉体存在的乐趣；她希望能确信新的生活会是一个永久的现实而不是一个完全靠不住的允诺：她渴望工程师能带着她远离大学讲堂，远离她的儿童教养院，把一个爱情故事变成一个真实的生活故事。这就是她为什么这样热诚欢迎她的怀孕的缘故。她冥想着自己，冥想着工程师和孩子，这个三重奏好像是上达星空，充满了宇宙。

在前三早我们已经提到：玛曼很快就明白了，那个如此渴望爱情冒险的男人却害怕生活冒险，不愿同她一道去遨游星空。我们也已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她的自尊经受住了情人的冷淡反应，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玛曼长期受情人目光支配的身躯，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不再是别人眼光中的一个十足的物体，而是变成了一个献身于某个还

没有眼光的人的活生生的肉体。它的外表已失去了意义；沿着一个内在的、看不见的表面，它触及到了另一个躯体。因此外部世界的眼光只能捕捉住它那无关紧要的外壳。工程师的评价不再有任何意义，它对这个身躯的命运一点没有影响。身躯终于变得独立和自足了；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丑的腹部充满了自豪。

分娩之后，玛曼的身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当她第一次感到儿子的嘴摸索着触到她的胸脯时，一股甜蜜的颤动传到内部深处，辐射到身体各个部位。这种感觉与爱情相似，但却远远超过了情人的抚摸，它带来了极大的宁静的幸福和极大的幸福的宁静。她过去从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当情人亲吻她的胸脯时，那只是短暂地弥合了长时间的怀疑和不信任；但是现在她知道，有一张嘴在无限忠诚地依恋着她的胸脯，对这种忠诚她可以完全信赖。

如今还有了一些别的变化。过去，情人一触到她的裸体，她就会感到羞耻。相互的吸引总是能克服陌生的感觉，躯体接触的那一片刻是令人陶醉的，正因为它仅仅是片刻。羞耻从未沉睡，它使情爱更加令人激动，但它也监视着躯体，防止躯体完全屈服。可是，现在羞耻消逝了，不存在了。两个躯体忘情地互相敞开，无所隐藏。

她从来没有像这样献身于另一个躯体，也从来没有任何躯体像这样献身于她。情人使用她的肚皮，却从没有在那里生活，他抚摸她的乳房，却从没有从那里吮吸。啊，哺乳的欢乐！她钟爱地瞧那张无牙的嘴鱼一般地游动，想像着她那些般隐秘的思想、观念和梦想通过奶水流进了婴儿的体内。

这是伊甸园的境界：肉体就是肉体，无需用遮羞布来掩